



中庸講記之 25 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本章，子思承上章自明誠之事，以明人道也。天下至誠，生知安行者，固能盡其性之全體，而收參贊之功矣。若夫大賢下，未至於至誠之其次者，宜何如以致力哉？蓋天賦人之性，本無所偏，惟受氣拘物蔽以後，則其善之發端，每至於偏而不全，謂是之曲。然致曲工夫，不外擇執，不擇善，理欲混淆，因無以知其為曲，擇善而不固執，則雖知其為曲，終為私欲所奪，而不能致之也。夫曲本一端之善之所發也，既有一偏之曲，即有全體之誠，其效驗尚可量哉？所謂形、著、明此三者盡己

之性，存於身而發於事也。動、變、化三者為盡人物之性，發於外而感於物也。言至於化，則致曲之功全盡，而至誠之妙無窮。由己之誠，大而化之，無異聖人，此人道而合於天道也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自明誠之事，以明人道也」，「自誠明」，誠明班都是在講先天的、天道的事情；如何能做到盡其性？這是要了解天道的道。而本章談到「自明誠」，是要了解人道的道理。

「天下至誠，生知安行者」，這是上回讀過的，天下是包括我們自己、萬物、所有的眾生。有至誠的時候，能達到真實無妄的境界；這樣的至誠

就是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，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

「固能盡其性之全體，而收參贊之功矣」，包括自己、人、物、天地，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，與天地參矣，能配合天地人三才一貫之道。

「若夫大賢下，未至於至誠之其次者」，因我們無法達到聖人的境界，至少賢人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，做到賢人以下的境界，接下來是才智；袁前人告訴我們：「人的智慧分成八種：聖賢才智平庸愚劣。」而八類中最後這一種劣根性的人無法修道。修道人到底排在哪裡？賢嗎？不是。才嗎？還是智嗎？因為我們有在學習，袁前人講：「是排在聖賢與才智的中間，算是第三階級。」我們想想，聖賢以下就是我們，有在修道謂之君子，當然要真心實修才算，若是偽君子就不行。

「宜何如以致力哉？」，既然是其次，要用什麼樣的力量來修、來做，才能達到至誠的境界？

「蓋天賦人之性，本無所偏」，上天所賦予我們的本性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是很完整的，所以六祖講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靜，何期自性本不

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

《六祖壇經》上天給我們的東西是公平無私偏的，給我們的是與給聖人的一樣，但我們為何有所遺失？

「惟受氣拘物蔽以後」，因為我們被氣稟所拘，也就是脾氣毛病；脾氣毛病好修嗎？袁前人講：「很難修！」氣稟難除，我們知道要修到無我的境界，「無我、無我」唸到最後變成「我」，沒人能達到無我，這是人的通病。後學也一樣，到最後都講成「我」。

「則其善之發端，每至於偏而不全，謂是之曲」，善的發端是什麼？所謂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，端是指剛發出來的；既是剛發出來的應是赤子心，亦即「內直」，但為何到後來會有所偏差了？因為被氣所拘，被烏雲蒙蔽了、被物所蒙蔽了而看不清楚、視線不明；為何視線不明？像後學是老花眼，每個人都有很多因素造成的。不全謂之曲，要由曲來下工夫，曲就是要出力；我們看毛毛蟲要往前行時，一定要先內縮再用力往外伸，這是我們要學的工夫，萬物都是我們的老師。

「然致曲工夫，不外擇執」，致曲工夫是要擇善固執，擇善很重要，固執是防禦，此固執與人的思想頑固是不同的。

「不擇善，理欲混淆」，真理與私慾混淆分不清楚，聖凡不清，道理不明，這樣哪能選擇？不擇善就要下工夫，大家知道要下什麼工夫嗎？《中庸》談到：「哀公問政……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」就是要下這個工夫。要應用學過的工夫，才能知道哪一條是正當、正確的路，就是一定要學、要博學。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「博聞強識而讓」，強識就是要強記住，修道記憶力要很好，學了就不要忘記。不過後學不敢要求，因為愈年長，記憶力愈差，這是自然的法則，像你們三十幾歲、五十幾歲，道場六、七十歲以下都算是年輕，這是事實，七十歲以上身體老化，所以要強記較難。

「因無以知其為曲」，沒有擇善，也不知道什麼是曲；通常都是人自然的反應，好比手要用力，一定要先彎曲，這是自然的反應；還有很多是無法自然反應，因此要博學多聞，一定藉助著先人的經驗；有的是天性的流

露，先天性好的，遺失比較少；而有的是先天來的遺失較多，就要用曲的工夫。

「擇善而不固執」，假如我們已很博學，對道理很清楚，能清楚地分辨是天理或人慾，此時就須要固執，固執等於防禦，防禦很重要！人若沒有防禦，好比一句俗話：「因誤會而結合，因了解而分開」，在道場，有的人認為：「所研究、所講的道理，差不多是那些內容，我聽了六十年都大同小異，他們還沒講，我就知道內容了。」宛如一位先覺者。像這種人會不會離開道場？甚至有的人認為參加那些班次聽道理，是浪費時間，這樣就會因為「了解」而分開。其實他的認識、了解只是皮毛而已，修道是要經過千錘百煉，一篇道理聽上一萬次也沒關係的。

有一個「冷灰的故事」說到冷灰被問十遍就發脾氣，我們要思考：修道本就是在修練，就是以這些在練工夫、練性。有時我們與前輩者或長輩相處，都一直被問同樣的話，還要與之回應，否則他會認為我們「沒誠意」，其實問十次，我們已答了九次，第十次不答，他還是會覺得：「問了，

連回應都不回應。」這實在很冤枉，所以十次都要回應才圓滿，少一次都不行。

我們有道場看到前輩者就如同看到佛祖一樣，倒不是我們將他們神格化，而是尊崇他們的德行；我們都不敢與佛祖討價還價，同理，對於前輩者或道親，都要以一視同仁的心對待。這是在練我們的工夫，不然有誰會沒事要考驗我們？所以面對這些考驗，我們反而要感恩，否則沒事誰要出考題考我們？故意出考題考人家也是很難過的！所以我們要了解修道要固執，心一定要有防禦，才能擇善固執。

「則雖知其為曲，終為私欲所奪」，博學等都有研究，已知道要擇善、要曲，但最後終因沒有防禦而被私欲所影響，好比聽道理久了覺得沒什麼好聽，就是沒有防禦，一直想再尋找較密的，《六祖壇經》說：「密在汝邊。」大家要了解這個道理，修道就是這樣體會出來的。

「而不能致之也」，為私欲所奪是很麻煩的事。例如：大學生再一年就畢業，若因為某些原因不能繼續讀，還能申請到休學證明；修道不一樣，



修道是沒有畢業的，要一直往上進修。若一失足，回頭又要百年身，須重新開始，以前所修所行都不算，前功盡棄，一筆勾消；不論以前犧牲多少、功德多大都不算數，因為已動心而墮落，就必須再重頭修起。大家要這樣嗎？這是很划不來的事情。所以我們必須始終如一，有開頭，就要達到終尾，才能返本還原，這就是擇善固執。

「夫曲本一端之善之所發也」，曲都是從一端開始，也就是發端、發心；善心發出來就要衝，不要放之冷卻，一冷卻就又偏了，人的目標、善念一生出來時，就要依此目標、善念去做。

「既有一偏之曲，即有全體之誠」，雖然是曲，然而誠是全部發出來的。誠心累積了，所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，德性自然顯露出來。德性

若顯露不出來，是因為誠不夠，無法達成就會前功盡棄，必須再重新做起。

「其效驗尚可量哉」，其效驗能以什麼來測量嗎？這是無可限量的事情。

「所謂形、著、明此三者盡己之性，存於身而發於事也」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形、著、明此三者是盡己之性。自身有誠，則所做的事都能顯露出誠。這是盡己之性。

「動、變、化三者為盡人物之性，發於外而感於物也」，動、變、化，變化氣質、提升氣質，此三者為盡人、盡物之性，可由外表顯露出其德性、善行。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**可欲之謂善**」、「**充實之謂美**」，什麼是可欲？就是看到這個人就會很喜歡與之相處，道場上、社會上都有這種人，因為他的風範、談吐、德性、善行、善念都是完美的，令人稱讚，很值得學習，這就是「可欲」。

《道德經》中老子所說的：「**不見可欲**」的可欲，與此處的「可欲」，文字雖然相同，但意思上不同，是指會令人產生私慾。這裡的「可欲」是指其人格、風範、精神都值得稱讚和學習，讓我們很歡喜與這個人相處，這就是「化」，感化、變化的化。

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**有諸己之謂信**」，有諸己是因為有俱備他的善行，這人的善念顯露行為在外時，令人對他有信心，會覺得：「沒錯，他等於代表道、代表佛祖，代表所有修行者的一個風範。」這就是化。「言至於化，則致曲之功全盡，而至誠之妙無窮」，所以，發於外而感於物，讓我們感受得出來時，就是「言至於化」，到這個程度，則致曲有成的工夫全都臻於完美、達到完美；全盡就是完美，袁前人講：「『盡』為『私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』。」此處就是盡。至誠的妙用，亦即由其次致曲也能達到天下至誠。

「由己之誠，大而化之，無異聖人，此人道而合於天道也」，由自己「曲能有誠」所發出來的，是大而化之，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，這就是大，雖然沒看到廬山全貌，也能感受並知道其景緻是天下無雙的，這與聖人是一樣的，所以說「**大而化之之謂聖**」《孟子·盡心下》。雖然我們所做的是人間處世之道，做人的修養，如：品德、風範、精神種種，若都符合天道，至誠為能盡其性，也都能與天地參矣。

（全文完）